在森林的袅影里，篝重的火光中，一群人围坐在篝火旁，大笑着震声着谈论着哲学：

首先传来的是费曼机智的调笑的声音：”昨天夜里我们一起看斯宾诺莎写的东西——那些最幼稚的推理！全是那些属性啊，物质啊，到处都是这些无意义的反复。我们开始发笑，哦，我们怎么能这样呢！我们面前的可是伟大的哲学家，而我们竟然嘲笑他。 因为我们找不到原谅他的理由！与他同时代的有牛顿，有研究血液循环的哈维，这些掌握了分析法的人，正在用分析的方法取得进步！但是你拿任何一个斯宾诺莎的命题，再拿一个与之相反的命题，然后对照这个世界——你无法判断哪一个正确。他们确实令人敬畏，因为他们有勇气去研究这些伟大的问题，但是假如你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一点成就，你的这种勇气就没有什么价值。”人类自古以来敬重动脑的人，用动手的方法理解世界则是近代科学兴起才有的习惯。古代中外各路哲人全都热爱说理胜过热爱事实。他们或者引用神话典故，或者引用先贤明言，而完全不屑于对照一下实验结果。据说亚里士多德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理论计算，认为女人的牙齿比男人少。他结过两次婚为什么就不数数自己妻子的牙齿呢？”

随后是光头白发的温伯格苍老的声音：”跟物理学和数学的辉煌成功比起来，我学的那些哲学观点显得那么昏暗和空虚。”

一位芝加哥或是伯克利的先生站上台去发表他的宣讲：

“文淆理论和法国哲淆有什么差别（震声）

“不行，”这都是套路”和”太真实了”这两种弹幕很好地表明了什么是对于象征秩序的一种想象性体验=误认。”这都是套路”的关键不在于剧情如何，而是任何剧情，都可以想象地体验为”总是已经被我体验过的剧情”，”太真实了”更不用说，放在弹幕里，也就是说在看一个视频时，尤其是虚拟作品时，总是能体验到”太真实”的人，将现实和虚拟的界限想象性地抹去。在虚拟世界发生的事情总是已经被（现实的）我经历过了（当然虚拟和现实本身的区别也绝不是自明的）。这样的缝合达到极点，就直接是这两种弹幕的结合，虚拟与现实的彻底结合，我的看与大他者凝视的彻底结合。在现实生活里，却很少真的有人在每次经历不幸之后，一句”都是套路”就解决问题了。实在界在看着你。 对于卡夫卡来说，这样的区别倒是取消了（”我就是文学”），但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书的世界绝对不能取代现实的世界，这句话只是为了救人。马拉美可能比卡夫卡更文学，所以也更绝望，他经历所谓的”纯粹文学”的体验后，给朋友的信里说：”我再也不是你认识的斯特凡了！”

“一声”唉”，就是，现代性主体的自我确证的必然要求，这说明具有自我意识的主体不再将感性当做接受性，

““服了”指向的是同一话语的游牧政治 。它服从于任何话语的多重秩序，是一种具有生发功能的褶子，自我繁殖无数的空洞意义

“正是诉诸内在经验的客观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缺乏，理智直观才走到真正重要的位置。现象界之中的虚假的生命、虚假的自由逼迫我们将自主性重新放到理智直观的本质映像当中予以重新考察。通过永恒性的理念在最高潜能的理性处的复归，我们才得以把握人类与上帝的历史性和解。仅仅在这样的、必然性与自由合为一体的情形下，”在下服了”的真正的意义才得以显示出来，与其说它是终极目的的启示，倒不如说，它是教化可以充盈的最远处，现实性之为现实性的彼岸。

“而这，是纠结于语词的分析哲学家永远不可能把握的；他们不过是一帮可怜的啃食着哲学母亲的骨肉，并引以为豪的蠕虫罢了。真正的哲学，真正的思想，在他们那里是决不会现身的。”

观念论的先知们正在发表冗长的发言。一位绅士问道：“先生们，先生们，你们讲得都很好。可是，这些理论的“解释力”和能预测些什么？”

各路声音七嘴八舌地响了起来：

“懂观念论的 圆话能力极强 会把你的任何攻击 变成对他理论的修补 然后说明你是乱读 懂现象淆的 会把你的所有攻击 无效化 声明 你 miss the target，然后 陷入前理论 或 心理主义迷潭 懂法兰西各路理论的 会生产一堆话语 然后宣布你的攻击 是自我毁灭的 而他 取得了完全的 压倒性的胜利 哦耶””

“那么两个懂观念论的对抗就是修补几次方？”

“总之，你的说法，全是： 1， misconceptions and misunderstandings 2，ill-founded and misguided 3，self-destroying and self-refuting”

“这么一来就能形成理论进步永动机”

“是的，正是如此”

“这就是the absolute的力量”

“dialectics 至高的智术 无数求知之人梦寐以求的东西”

“前批判，前理论，前反思警告”

“你不过是倒退到英国经验论水平”

“你不过是倒退到朴素实在论水平”

“你的攻击： ∞ errors, ∞ warnings”

“这就是第二次天真，真正的辩证法”

“你不过是误解了xx和yy的概念，而在zz上原地踏步”

“我们将看到，只要xxx了，问题便迎刃而解”

“欧陆话语生产机器”

“果然，他们，都把“做哲淆”当成一种“手艺”

“而不是“工业””

“是，就，手工定做”

“高 级 定 制”

“比工业线快消 “高级””

“记得说是英美淆术产业化，你国淆术政治化

“现在才知道欧陆淆术是手艺化”

我抱着双腿坐在ta们之间，燎舞的火光映照在我的脸上。

一个人拿出了一张图片：



Ta先向四下鞠了一躬：“这是我对齐泽克理论的再生产。”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幅照片，我想说的也很简单。封面的排布涉及结构政治的科学，同时封面也脱离这种科学来言说自身，领导自身。它主宰主体的视觉，使其接受这种权力来感受启发。因此，主体错误的以为主体的观看属于主体自身的内在秩序。但是如何界定这种科学并不是主体所能控制的，空间的排布将其比例的划分或意蕴的分类强加给了主体。迫使主体如是的思考，换言之，封面的内容并不是主体自身所能主宰的，而是社会对它的限定。 但我们看到第一幅图时就会发现它的排版被刻意的混乱了。封面的空间似乎被有意的塑造为了古典绘画的系统——线、透视、消失点。这些系统原本是给主体提供一个准确的位置，但在这样一个非规范的画面下成了”也许”的画面——它没有主题、没有意义、没有情感的载荷。孑然一身，最后又归于沉默……

“斜目而视四个大字在这样的空间里形成了“透视” 解构了封面的主体，使独体的言说成为了可能”

最后，ta朝着观众们喊话：

“来个搞摄影的研究下我的这个画布是有个什么深层含义”

“又有什么能比在鲍德里亚的摄影展上拍网红照更当代艺术的呢？”

不知从哪里来的小语流入了我的耳畔：“刚刚看见一个广播⌜（大都会博物馆曼哈顿观）⌝然后楼下有个人回复“我感受到的只有资本对空间的生产”

“笑死我了”“后现代黑话一级”“我感受到的只有资本对空间的生产”

“赚钱消费乃双重异化，躺尸白嫖才是人生真谛啊。”

“福柯的著作几乎对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每个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无疑，他的著作中最具价值的一面，就是使理论家们注意到了权力运作的无所不在性，并且凸现了理任、主体性以及社会规范的产生等所具有的成问题的或可疑的方面。他以翔实的分析说明了权力是如何渗透到学校、医院、监狱及社会科学之中，同社会及个人生活的所有层面交织到了一起。”

“福柯的权利历史的系谱学研究中确实会使用一些自己刻意歪曲的历史事实，这样的证据得出的结论或许是很浪漫令人振奋的结论，我个人感觉这是不太好的。”

快银在关于德里达的那封签名信上写着“达达主义具体派诗人”（Dadaists or of the concrete poets） 。

“你考哲淆系 背西方哲淆史吗？ ”

“是，不过估计以后读完哲淆出来找不到工作，还是得回乡下当赤脚医生。

“逃不掉的（悲。”

“用费敏里斯特给人治病？

“在ontology层面，女性是被建构出来的

“所以妇科病根本不存在

“好了

“你没病了

“这样？

“用精神分析给人治病

“在ontology层面，主体是空无

“所以你根本不存在

“你人没了

“这样

一名医生让糖尿病患者打胰岛素。一位批判理论家开腔了：“这种个别性的建议是在遮蔽整个社会存在的高糖饮食的结构性问题不先在全世界范围内消灭资本主义就没法彻底战胜糖尿病。垄断食品企业与医疗产业同谋而系统性地源源不断地为其生产胰岛素依赖者。实际上，这只需我们简单考察一下对药学与医学的发生史，我们便可以看到并不存在一种毒品，食品与药品的本质区别，这只需要我们注意一下可口可乐与鸦片的例子便可以轻松阐明这一点而作为合法性贿赂的工人工会的团体选票与大型跨国企业对权力机关供奉的税收，这一再生产过程被轻易地隐蔽化与合法化了事实上，这很好地揭示了我们为什么无法通过议会斗争来反对资本主义，因为在这种符号系统之下，我们每个人都是每个人自己的异化者，与前现代社会的主奴分离的结构形态相比，相比，现代资本主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主奴辩证法更进一步地在原子化的个人的身体上得到实现。”

“就像现在什么狗屁“分析和欧陆的区分是伪区分 只是风格的差别”这样的言论也甚嚣尘上

“是啊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原始人和现代都市人也只是 生活方式的差别 并无高下可分这样，

“反正，把水搅浑”

“自己发明一套行话，然后开始概念里打转，这种玩法为何会对很多一部分人有致命的吸引力，使他们觉得自己思想上的祖师爷句句都是真理？一种解释就是，这群人共享了一种非常懒惰的思维习惯，这种思维习惯使得绝大部分人文行业从业者变成文青和文傻。”

一个年轻人对冯友兰说：“哲学新编墨未浓,韶山溪口几攀龙。人生境界凭君说,君到人生第几重?”

福多（Jerry Fodor）和勒炮（Ernest Lepore）说：“尽管非原子论不是与语义整体论相联系的唯一哲学问题，然而，它足够用来区分语言哲学中的两大传统。原子论传统始于英国经验主义者，继而有皮尔士和詹姆士等实用主义者。最常被引用的论述出自维也纳学派的著作以及罗素的《心的分析》。这种传统的当代代表大多数是模型论理论家、行为主义者以及信息语义学家。鉴于这一传统的学者认为，符号的语义性质完全取决于符号与非语言世界中的事物之间的关系。第二种传统的学者则认为，符号的语义性质取决于(至少部分取决于)符号在语言中的功能。既然语言是符号系统，如果一个符号的意义由它在语言系统中的功能所确定，那么，是一个符号这个性质就是非原子的。第二种传统始于语言学中的结构主义者们，以及哲学中的弗雷格们。”它的当代代表众多。他们包括：哲学家蒯因、戴维森、刘易斯、丹尼特、布洛克、戴维特、普特南、罗蒂及塞拉斯：几乎所有的人工智能研究专家和认知心理学专家:和几乎所有研究文学批评的法国人。”

一些人里人们互相传递着消息：罗蒂去了比较文学系。

一位仁兄在底下发表评论：“单说罗蒂一点，15年以来不少分析传统的德国观念论研究都提到了罗蒂。 说完这个我再说：即便没有多少引用，罗蒂他佬值得引用吗？他能不能像D. K. Lewis，C. Howson，K.T.Kelly一样，解决点儿严肃的有智力挑战的问题？大字报判教哲淆最坏的就是用扣键盘替代诚实的工作。”

“对具体问题没什么详细论证，都是东扯西扯别人的东西，引申一下就宣告胜利了，写作套路和知乎后现代大v根本没有区别”

理查德·道金斯用他那滞缓的英国口音说：“后现代科学文化思潮中盛行的那种虚假和浮夸之风以及对科学形象的任意扭曲。我管后现代哲学中的这种现象叫“后现代皇帝的新装”。如果一个人想要（），澳大利亚墨尔本的安德鲁·布哈克（Andrew Bulhak）编写的一个计算机程序杰作肯定会对他有帮助：后现代主义发生器。每次你访问它（<http://www.cs.monash.edu.au/cgi-bin/postmodern>），它就会使用完美的语法规则，自动生成一篇崭新的后现代论文——谁都不曾见过这篇论文。 我刚刚访问了后现代主义发生器。它给我生成了一篇6000个词的文章，题目是”资本主义理论和语境的亚文本范式”，作者是”剑桥大学英语系的戴维 ·I·L·维特（David I. L. Werther）和鲁道夫·度·加班德（Rudolf du Garbandier）”（这真是报应，因为正是剑桥大学给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颁发了荣誉学位）。这里是来自这篇令人难忘的博学文章中典型的一段： 如果审视资本主义理论，一个人就会面临一个选择：或者抛弃新文本（neotextual）唯物主义，或者断定社会有客观价值。如果持辩证的境遇主义 (situationism)，我们就要在哈贝马斯的论述和语境的亚文本范式之间做出选择。可以这样说，主体被放在了一个文本的民族主义——它认为真理是一种实在——的语境中。在一种意义上，语境的亚文本范式的前提认定，实在来自群体无意识。” 访问一下后现代主义发生器吧。它确实是一个能随机产生没有句法错误的废话的源泉。唯一能把它和原装的（后现代）废话区分开来的是，它读起来更滑稽。你可以一天制造数千篇论文，这些论文包括有编号的尾注，每一篇都不重复，并且立即就可以用来发表。这些手稿应该投给《社会文本》杂志的”编辑群”，用双倍行距打印，一式三份。 ”

“我觉得扶手椅是文明的，技术是野蛮的（x”

“经济学教人怎样赚钱，精神分析给人提供一个花钱的地方”

“算命是一种产业，炼金术是产业，占星术也是产业，这无非厚非。”

鲁迅先生发话了：“看似用意无比深刻的词汇可能出于最简单而无聊的动机。”

在展览的那一边，迷走的字的巨石阵：

吉米-奇米-米奇-丫奇- -＊奇-义奇-乂奇- - X奇- -㐅奇-丶奇 -古米-占米-口米-二米-一米 -凵米- ll米-I米 -士米-二米- -土米-二米-一米

正是在这之中，人们发现了同一与差异的伟大真谛。

在台上，另一位登上舞台的人士将装在推车上的一块披有白布的大件推了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本次展览我最喜欢的物品。偏僻的放置角落言说的正是人类一种极度需求但羞于表达的本能。展览品没有灯光照射，似乎故意是让人难以看清它的面目，却又因其醒目的设计颜色传递了其存在的模糊与可见性。”

Ta带领着大家在展览中肆意穿梭。

“它被驱逐出了展厅，可观众们又会有意无意地找到它，并从它柔和的缺口中走入作品，在我看来，这正是一种和自我分裂和解的设计。”

（请你猜一猜这件作品是什么呢？）

“现在该给大家看看这个作品的面目了。”

Ta将白布掀开/ta带领着大家走到某个角落，大家站定一看，原来是厕所！

那个人站在那里沉吟思了一会儿，倏忽抬起头来，说：“我想了想，厕所属于互动装置艺术。”

一个人说出口：“语言游戏，呸，奄奄一息。”

“可能是，某种，后现代写作手法。”

这是某种笔误，正是在输入法中，人们发见了在达达主义的“自动写作”中看到的全新的手法与精神。

对于反思型知识分子来说，技术的支配地位正是亟待解构的东西。正如罗伯特·穆西尔在《没有个性的人》第一卷中有关数学的议论，“所有不得不对灵魂有所了解的人……都见证了一桩事实:它已经被数学所毁灭。”根据穆西尔不那么离谱的描绘(毕竟，读者诸君，他基本上就是在说我们的祖先)，对于这些见证者来说，“在数学中蕴含着邪恶的才智，一方面将人塑造为尘世的主人，同时又把他变作机器的奴隶。”(Musil, 1953, p.40)不妨把这句话解读为对于“启蒙辩证法”命题的精妙概括。对于他们(也是对于我们?)，“数学作为精确科学之母，工程学的祖母，也是最终孕育出毒气室和战斗机的那种精神的鼻祖。”(Musil, 1953，p.41)

“你又不懂玛斯玛忒刻，你看啥玛忒刻从哪来？”

“为什么一写成玛斯玛忒刻，就顿时一股子后现代味？”

“不是古希腊词源学么？”

恩格斯在他的费尔巴哈篇中的话语正在回响：“这种词源学上的把戏是唯心主义哲学的最后一着。这个词的意义，不是按照它的实际使用的历史发展来决定，而竟然按照词源来决定。”

我从未见过如此融洽的画面，如此多的声音融汇在一起，又得到了新的升华，充满趣味。如此的欢洽、快乐！